



15
1125
17



門 15
號 1125
卷 17

荀子第七

讀書雜誌八

高郵王念孫

解蔽

雖走

是以與治雖走而是已不輟也楊注曰既私其所習妬
繆於道雖與治竝馳而自是不輟雖或為離念孫案作
離者是也言與治離走而自是不已也作雖者字之誤

耳隸書離離相似說前說非
見淮南天文篇

德道

德道之人亂國之君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下豈不哀



故念孫案德道即得道也。剝上九君子得輿釋文得京本作德論語泰伯篇民無得而稱焉季氏篇作德大戴記文王官人篇小施而好大得逸周書作德楊說失之。

故為蔽。宋呂錢本竝如是

楊注曰數為蔽之端也。盧依元刻改正文之故為蔽作數為蔽。念孫案作故者是也。注言數為蔽之端者數所主反下文言人之蔽有十故先以故為蔽三字總冒下文。然後一一數之於下。注言數為蔽之端亦是總冒下文之詞。而正文自作故不作數也。若云數為蔽則不詞甚矣。元刻作數即涉注文而誤。

亭山

桀外於亭山。楊注曰亭山南巢之山。或本作鬲山。案漢書地理志廬江有濇縣。當是誤以濇為鬲。傳寫又誤為亭。念孫案作鬲山者是也。鬲讀與歷同字。或作歷。太平御覽皇王部七引尸子曰桀放於歷山。淮南脩務篇湯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歷山。高注曰歷山蓋歷陽之山。案漢歷陽故城為今和州治其面有歷湖即淮南叙真篇所謂歷陽之都一夕反而為湖者也史記夏本紀正義引淮南子曰湯放桀於歷山。與末喜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而外。此所引蓋許注歷山即鬲山也。史記滑稽傳銅歷為棺。索隱曰歷即釜鬲也。是鬲歷古字通。楊以鬲山為濇山之誤。非也。魯語桀奔南巢。章注曰南巢揚州地

巢伯之國今廬江居巢縣是南巢地在漢之居巢不在濤縣也且廬江有濤縣而無濤山今以鬲山為濤山之誤則是以縣名為山名矣尤非

有鳳有皇

詩曰鳳皇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皇樂帝之心念孫案有鳳有皇本作有皇有鳳秋簫為韻鳳心為韻說文鳳從凡聲古音在侵部故與心為韻鳳從凡聲而與心為韻猶風從凡聲而與心為韻也鳳字古文作明又作鵬而古音蒸侵相近則朋鵬二字亦可與心為韻秦風小戎篇以膺弓膝與音為韻大雅大明篇以林興心為韻生民篇以登升歆今為韻魯頌閟宮篇以乘滕弓綬增膺懲承為韻皆其例也後人不知古音而改為有鳳有皇則失其韻矣王伯厚詩攷引此已誤

藝文類聚祥瑞部太平御覽人事部羽族部引此竝作

有皇有鳳先言皇而後言鳳者變文協韻耳古書中若此者甚多後人不達每以妄改而失其韻若

衛風竹竿篇遠兄弟父母與右為韻而今本作遠父母兄弟大雅皇矣篇同爾弟兄與王方為韻而今本作同爾兄弟莊子秋水篇無而無東與通為韻而今本作無東無而逸周書周祝篇惡姑柔剛與明陽長為韻而今本作剛柔管子內業篇能無卜筮而知凶吉乎與一為韻而今本作吉凶淮南原道篇與萬物終始與右為韻而今本作始終文選鵬鳥賦或趨而東與同為韻而今本作東而答客難外有廩倉與享為韻而今本作倉廩皆其類也

不道人道人論道人亂之本也廬云下

以其不可道之心與不道人論道人亂之本也廬云下人字可去念孫案廬說非也與不道人論道人道人謂見上謂

與小人論君子非謂與之論道也上文云得道之人亂國之君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下豈不哀哉正所謂與不道人論道人也與不道人論道人則道人退而不道人進國之所以亂也故曰與不道人論道人亂之本也故楊云必有妬賢害善

非道

以其可道之心與道人論非道治之要也楊注曰必能懲姦去惡盧云正文非字疑衍注似曲爲之說念孫案盧說亦非也與道人論非道謂與道人論非道之人非謂與之論道也與道人論非道人則非道人退而道人

進國之所以治也故曰與道人論非道治之要也楊云必能懲姦去惡正釋治之要三字非曲爲之說也非道二字上文凡兩見

已所臧

不以己所臧古藏字害所將受謂之虛盧云已所臧元刻作所已臧念孫案所已臧與所將受對文元刻是也楊注積習二字正釋所已臧三字宋錢本世德堂本竝作所已臧

作之則將須道者之虛則人將事道者之壹則盡將思道者靜則察

楊注曰此義未詳或恐脫誤耳或曰此皆論虛壹而靜之功也作動也須待也將行也當為須道者虛則將事道者壹則盡思道者靜則察其餘字皆衍也作之則行言人心有動作則自行也以虛心須道則萬事無不行以一心事道則萬物無不盡以靜心思道則萬變無不察引之曰楊訓將為行而以作之則將絕句又增刪下文而強為之解皆非也此當以作之二字絕句下文當作則將須道者之虛虛則入將事道者之壹壹則盡將思道者之靜靜則察此承上文虛一而靜言之將語詞也道者節上所謂道人也言心有動作則將須道者之

虛虛則能入將事道者之壹

事如請事斯語之事

壹則能盡將思

道者之靜靜則能察也虛則入者入納也猶言虛則能受也故上文云不以所已臧害所將受謂之虛也壹則盡者言壹心於道則道無不盡也靜則察者言靜則事無不察也今本入誤作人其餘又有脫文衍文耳

墨云

故口可劫而使墨云陳云墨與默同楚辭九章孔靜幽默史記屈原傳作墨商君傳殷紂墨墨以亾

賈師

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為田師賈精於市而不可以為賈

師宋呂本如是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為器師宋錢本賈師作市師念孫案作市師者是也上文以兩田字相承下文以兩器字相承則此文亦當以兩市字相承呂本作賈師者涉上賈精於市而誤

精於物者也

盧云案此句當在不可以為器師之下誤脫在此念孫案此注說也見丙申校本

昔者舜之治天下也至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阮氏芸臺曰此篇言知道者皆當專心壹志虛靜而清明不為欲蔽故曰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萬

物成處一危之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君子而後能知之案後人在尚書內解此者姑弗論今但就荀子言荀子其意則曰舜身行人事而處以專壹且時加以戒懼之心所謂危之也惟其危之所以滿側皆獲安榮此人所知也舜心見道而養以專壹在於幾微其心安榮則他人未知也如此解之則引道經及明君子二句與前後各節皆相通矣楊注謂危之當作之危非也危之者懼蔽於欲而慮危也之危者已蔽於欲而陷危也謂榮為安榮者儒效篇曰為君子則常安榮矣為小人則常

危辱矣凡人莫不欲安榮而惡危辱據此則荀子常以安榮與危辱相對為言此篇言處一危之其榮滿側若不以本書證之則危榮二字難得其解矣故解道經當以荀子此說為正非所論於古文尚書也念孫案此說是也下文言闢耳目之欲遠蚊蚋之聲可謂危矣未可謂微也言人能如舜之危不能如舜之微也然則所謂危者非蔽於欲而陷於危之謂

察理

故人心譬如槃水正錯而勿動則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則足以見須眉而察理矣郝云理上當有膚字榮辱

性惡二篇竝云骨體膚理是矣

乘杜

乘杜作乘馬楊注曰世本云相土作乘馬杜與土同念孫案古無謂相土為乘杜者乘杜蓋桑杜之誤相桑古同聲故借桑為相爾雅釋蟲諸慮奚相釋文相舍人本作桑乘或作乘見漢安平相孫根碑二形相似又因下文乘馬而誤為乘耳漢書王子侯表桑邱節侯將夜今本桑誤作乘楊云以其作乘馬之法故謂之乘杜此則不得其解而曲為之說

凡人之有鬼也必以其感忽之間疑元之時正之

念孫案正當爲定聲之誤也。下文正事同必以其感忽之間疑元之時定之者必以感忽之間疑眩之時而定其有鬼也。據楊注云必以此時定其有鬼則所見本是定字明矣。定字上文凡六見。

故傷於溼而擊鼓鼓痺則必有弊鼓喪豚之費矣。而未有愈疾之福也。

念孫案自鼓痺以上脫誤不可讀似當作故傷於溼而痺。痺而擊鼓烹豚則必有弊鼓喪豚之費矣。而未有愈疾之福也。愈與愈同楊云傷於溼則患痺反擊鼓烹豚以禱神何益於愈疾乎是其證。

法其法以求其統類類以務象效其人

元刻無下類字念孫案元刻是也法其法以求其統類以務象效其人三句一氣貫注若多一類字則隔斷上下語脈矣宋本下類字卽涉上類字而行

故有知非以慮是以下十句 懼 脩蕩

故有知非以慮是則謂之懼有勇非以持是則謂之賊察孰非以分是則謂之篡多能非以脩蕩是則謂之知辯利非以言是則謂之誣引之曰懼字義不可通懼當爲攫字之誤也攫謂攫取之也不苟篇小人知與智同則攫盜而漸漸詐也說見尙書述聞民與胥漸下故曰有知非以慮是則謂

之攬脩讀爲滌

周官司尊彝凡酒脩酌鄭注脩讀爲滌濯之滌

謂滌蕩使潔清

也此言智也勇也察也多能也辯利也皆必用之於是

而後可是字指聖王之制而言見上文若有智而不以慮是則謂之攬

有勇而不以持是則謂之賊熟於察而不以分是則謂

之篡多能而不以滌蕩是則謂之智

智謂智故也淮南主術篇注曰故巧

也管子心術篇曰恬愉無爲去知與故莊子胠篋篇曰

知詐漸毒荀子非十二子篇曰知而險賊而神爲詐而

曲巧淮南原道篇曰偶眩智故楊說皆失之

彊鉗

案彊鉗而利口楊注曰鉗鉗人口也念孫案方言鉗惡

也廣雅同南楚凡人殘罵謂之鉗郭璞曰殘猶惡也然則

彊鉗者既彊且惡也非鉗人口之謂

也厚顏而忍詬忍詬詢

厚顏而忍詬楊注曰詬詈也念孫案詬恥也大戴禮曾

子立事篇君子見利思辱見惡思詬定八年左傳公以

晉詬語之杜盧注竝曰詬恥也字或作詢昭二十年左

傳余不忍其詢杜注曰詢恥也又作垢大戴禮武王踐

阼篇口生垢盧注曰垢恥也又作垢宣十五年左傳國

君含垢杜注曰忍垢恥漢書路溫舒傳詬訓爲恥故曰

厚顏而忍詬非謂忍詈也楚辭離騷曰忍尤而攘詬王注

詬恥高注詢淮南汜論

也呂氏春秋離俗篇曰彊力忍詢辱也

篇曰忍詢而輕辱史記伍子胥傳曰剛戾忍詢皆其證

也非十二子篇無廉恥而忍謏詢即此所謂厚顏而忍

詬也說文謏恥也或作謏詬廣雅作謏

楊注以謏詢為詈辱亦失之

能

為之無益於成也求之無益於得也憂戚之無益於幾

也則廣焉能弃之矣念孫案能讀為而曠焉而弃之謂

還弃之也楊注廣讀為曠遠也古多以能為而說見釋詞

正名

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偽

盧云此偽字元刻作為非也觀荀此篇及禮論等篇偽

即今之為字故曰桀紂性也堯舜偽也謂堯舜不能無

待於人為耳後儒但知有真偽字昧古六書之法而訾

之者眾矣下兩而為承上文亦必本是而偽

所以知之在人者謂之知知有所合謂之智

盧云謂之智亦當同上作謂之知而皆讀為智下能字

亦可不分兩音

智所以能之在人者謂之能

盧云句首智字餘

擅作名

故析辭擅作名以亂正名念孫案析辭擅作下本無名字有名字則成累句矣此名字涉下正名而衍下文離正道而擅作作下無名字即其證

與所緣有同異

元刻有作以宋龔本同念孫案作以者是也下文云然則何緣而以同異又云此所緣而以同異也三以字前後相應宋本作有者涉上句有名而誤

互紐

交喻異物名實互紐念孫案名實互紐即上文所謂名

實亂也今本互字上下皆誤加點楊所見本已然故誤讀為胡涓切而所說皆非

是所以其其約名以相期也楊注曰所以其其省約之名以相期會念孫案約非省約之謂約名猶言名約上文云是謹於守名約之功也楊彼注云約要約是也下文云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名無固實約之以命今本命下有實字辯見下約定俗成謂之實名又其一證

也

香臭在酒酸

香臭芬鬱腥臊洒酸奇臭以鼻異楊注曰洒未詳酸暑
沍之酸氣也或曰洒當爲漏篆文稍相似因誤耳禮記
曰馬黑脊而般孽漏鄭音螻螻蛄臭者也盧曰洒从水
而聲古音與辛相同洒酸猶辛酸辣氣之觸鼻者念孫
案辛酸皆味也非臭也宋玉高唐賦孤子寡婦寒心酸
鼻阮籍詠懷詩感慨懷辛酸怨毒常苦多皆非辣氣觸
鼻之謂而古讀若先先字古在諄部辛字古在眞部不
得言而辛古音相同盧說非也楊以洒爲漏之誤是也
余謂酸乃厠字之誤厠從酉聲與酸字左畔相同又涉
上文辛酸而誤也周宮內饗及內則竝云半夜鳴則厠

先鄭司農云厠朽木臭也

說文厠从屋朽木周禮曰內
牛夜鳴則厠臭如朽木

則注曰厠惡臭也春秋傳曰一薰一厠

僖四年今左傳
作蕕杜注蕕臭

草鬱腥臊漏厠竝見周官禮記則洒酸必漏厠之誤也
酸亦味也非臭也楊以爲暑沍之酸氣亦失之

莫不然謂之不知

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徵之而無說則人莫不然謂之不
知與智同念孫案莫不然謂之不知然字涉上下文而行
五官者耳目鼻口與形體也見上文言五官能簿之而不
能知心能徵之而又無說則人皆謂之不智也楊注亦
當作五官耳目鼻口體也今本體作心乃後人不知其

義而妄改之上注云天官耳目鼻口心體也足正此注

之誤天論篇以耳目鼻口形能為五官能即態字此篇以耳目鼻口形體為五官形體即形態

知異實者之異名也故使異實者莫不異名也

不可亂也猶使異實者莫不同名也

楊解末句云或曰異實當為同實言使異實者異名其

不可相亂猶使同實者莫不同名也念孫案此說是也

上文同則同之異則異之是其證前說非

其則有共

故萬物雖眾有時而欲徧舉之故謂之物物也者大共

名也推而共之共則有共至於無共然後止念孫案共

則有其之有讀為又謂共而又共至於無共然後止也

楊說失之

徧舉之

有時而欲徧舉之故謂之鳥獸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推

而別之別則有別至於無別然後止念孫案此徧字當

作別與上條不同上條以同為主故曰徧舉之此條以

異為主故曰別舉之下文皆作別鳥獸不同類而鳥獸之中

又各不同類推而至於一類之中又有不同若雉有五

雇牛馬毛色不同其名亦異之類故曰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推而別之

別則有別有讀為又見上條至於無別然後止也今本作徧舉

則義不可通蓋涉上條徧舉而誤楊說皆失之

命實

名無固實約之以命實約定俗成謂之實名念孫案約之以命實實字涉上下文而衍上文名無固實約之以命楊注云約之以命謂立其約而命之則此言約之以命義亦與上同若命下有實字則義不可通且楊必當有注矣

辯執

辯執惡用矣哉盧補校云以注未釋辯說觀之則正文辯執乃辯說之訛注內更用辯執執亦當作說下文屢

云辯說則此之為誤顯然蓋因上有臨之以執語而誤涉耳

論

辭也者兼其實之名以論一意也念孫案論當為諭字之誤也淮南齊俗篇不足以論之今本論誤作論諭明也言兼說其實之名以明之也字或作喻下文曰辯說也者不異實名以喻動靜之道也是其證上下文言喻者甚多此不應獨作論也楊說以春秋云論公即位之一意則所見本已誤

工宰

心也者道之工宰也陳云工官也官宰猶言主宰廣雅官主

也君解蔽篇曰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是其義舊注工能成物率能主物失之

質請而喻

正名而期質請而喻楊注曰質物之形質質請而喻謂若形質自請其名然而喻知其實也念孫案楊說甚

迂質本也

繫辭傳原始要終以為質也曲禮禮之質也鄭虞注並曰質本也

請讀為情

情實也言本其實而曉喻之也上文云名聞而實喻是其證也正名而期質情而喻情即是實實與名正相對

也古者情請同聲而通用

成相篇明其請楊注請當為情禮論篇情文俱盡史記禮

書情作請徐廣曰古情字或假借作請諸子中多有此比列子說符篇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張湛口請當

作情又墨子尚同明鬼非命諸篇皆以請為情

不治

不治觀者之耳目不賂貴者之權勢念孫案治字義不可通治當為治字之誤也不治觀者之耳目謂不為祇辭以惑眾人之耳目也祇辭見上文治與蠱古字通集韻上聲三十五馬蠱以者切媚也文選南都賦侍者蠱媚五臣本蠱音治劉良曰蠱媚美容儀也舞賦貌嫵妙以妖蠱五臣作妖冶後漢書張衡傳咸姣麗以蠱媚注曰蠱音野謂妖麗也是治即蠱惑之蠱也不治觀者之耳目不賂貴者之權勢二句一意相承據楊注云其所辯說

不求夸眩於眾人則所見本當是治字若是治字則不
得言夸眩於眾矣以是明之

生歿也 性之具也

有欲無欲異類也生歿也非治亂也欲之多寡異類也
情之數也非治亂也楊注曰有欲無欲異類如生歿之
殊非治亂所繫又下文故雖為守門欲不可去性之具
也雖為天子欲不可盡楊注曰具全也若全其性之所
欲雖為天子亦不能盡念孫案生歿也三字與上下文
義不相屬楊曲為之說非也生歿也當作性之具也生
字相近又因下文下文性之具也即此句之衍文有欲
有生歿字而誤

無欲是生而然者也故曰性之具也性之具也情之數
也二句相對為文下文雖為守門欲不可去雖為天子
欲不可盡四句亦相對為文若闌入性之具也一句則
隔斷上下語氣楊曲為之說亦非也

以所欲以為可得而求之
宋錢呂本竝如
是世德堂本同

盧從元刻刪所字及下以字念孫案所字不當刪下文
曰所欲雖不可盡求者猶近盡是其證

故人無動而不可以不與權俱

念孫案上不字衍此言人之舉動不可不與權俱權謂
不與權俱則必為欲惡所惑故曰人無動而可以不與道也

權俱今本可上有不字者涉注文不可不與道俱而衍

隱而難其察

有嘗試淡觀其隱而難其察者楊注有讀為又念孫案隱而難

其察其字涉上文而衍據楊注云隱而難察則無其字

明矣

故嚮萬物之美而不能嗛也假而與如得問而

嗛之則不能離也

念孫案得問二字義不可通楊曲為之說非也得問當

為得閒古覓反字之誤也言憂恐在心則雖享萬物之美

而心不懶即使暫時得閒而懶之而其不懶者仍在也

屋室廬庑葭藁蓐

楊注曰以廬庑為屋室葭藁為席蓐皆貧賤人之居也

念孫案以廬庑為屋室而云屋室廬庑則文義不明且

與葭藁蓐文非一律初學記器物部引作局室蘆簾藁

蓐於義為長說文局促也局室謂促狹之室蘆簾藁蓐

謂以蘆為簾以藁為蓐也屋室蓋局室之誤廬庑蓋蘆

廉之誤簾廉古字通藁蓐與蘆廉對文則藁上不當有葭字

且葭即蘆也又與蘆相複

和樂

如是而加天下焉其為天下多其和樂少矣念孫案和

當為私字之誤也

管子法禁篇脩上下之交以私親於民今本私誤作和

言以是

不貪之心治天下則其為天下必多而為己之私樂必少也私樂對天下之樂而言若云和樂少則義不可通楊云為己之私和樂少則未知和即私之誤也

性惡

偏險

今人無師法則偏險而不正念孫案廣雅險衰也成相篇曰險波傾側大戴記衛將軍文子篇曰如商也其可謂不險矣

今人之性生而離其朴離其資必失而喪之用

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

念孫案此下亦當有其善者偽也句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二句前後凡九見則此亦當然

故陶人埴埴而為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偽非

故生於人之性也故工人斲木而成器然則器

生於工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

念孫案器生於工人之偽楊後說以此工人為陶人之

誤是也此文本作故陶人埴埴而為器然則器生於陶

人之偽非故生於陶人之性也故工人斲木而成器然

則器生於工人之偽非故生於工人之性也今本陶人

之性工人之性皆作人之性此涉上下文人之性而誤
下文云瓦埴豈陶人之性器木豈工人之性是其明證
矣
故聖人化性而起偽音偽偽起於性而生禮義
宋錢佃校本云偽起於性而生禮義諸本作偽起而生
禮義無於性二字念孫案諸本是也上文云凡禮義者
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則不得言偽起
於性而生禮義明矣宋本有於性二字者不曉荀子之
意而妄加之也禮義生於聖人之偽故曰偽起而生禮
義下文云能化性能起偽偽起而生禮義是其明證矣

倚而觀

今當試去君上之執無禮義之化去法正之治無刑罰
之禁倚而觀天下民人之相與也若是則夫彊者害弱
而奪之弱者暴寡而譁之天下之悖亂而相亾不待頃
矣楊注曰倚任也或曰倚偏倚猶傍觀也念孫案楊說
非也倚者立也言立而觀之也說卦傳參天兩地而倚
數虞翻曰倚立也廣雅同楚辭九辯澹容與而獨倚兮謂
獨立也招隱士白鹿麀麀兮或騰或倚謂或騰或立也
列子黃帝篇曰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
趣者謂之人謂立而趣也淮南汜論篇曰立之於本朝

之上倚之於三公之位

節

故善言古者必有節於今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楊注

曰節準徵驗引之曰諸書無訓節為準者節亦驗也禮

器注云節猶驗也下文曰凡論者貴其有辨合有符驗

符驗即符節哀六年公羊傳注節信也齊策注驗信也

書董仲舒傳作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是節即驗也

孝具

天非私齊魯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於父子之義夫婦

之別不加齊魯之孝具敬父者何也楊云敬父當為敬文敬而有文謂夫

婦有別也念孫案敬文見勸學禮論二篇念孫案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上

當有秦人二字而今本脫之又案孝具二字不詞且與

敬文不對具當為共字之誤也孝共即孝恭令德孝恭見周語

正與敬文對楊云孝具能具孝道此望文生義而非其

本旨

今使塗之人伏術為學專心一志

楊注曰伏術伏膺於術郝云按伏與服古字通服者事

也古書服事亦作伏事服膺亦作伏膺念孫案術者道

也見大傳注樂記注魯語晉語注服術猶言事道

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止無富貴

揚注曰唯仁所在為富貴禮記曰不祈多積多文以為富也盧云案此言仁之所在雖貧窮甘之仁之所止雖富貴去之也注非念孫案此注說也見丙申校本

同苦樂之

天下知之則欲與天下同苦樂之楊注曰得權位則與天下之人同休戚苦或為共念孫案作共者是也此本作欲與天下共樂之上言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止無富貴則此言與天下共樂之者謂共樂此仁也樂上不當有苦字今本作同苦樂之者共樂誤為苦樂後人又於苦樂上加同字耳楊云與天下同休戚此望文生

義而為之說耳太平御覽人事部七十六引作欲與天下共樂之無同字則宋初本尚有不誤者

傀然

天下不知之則傀然獨立天地之間而不畏楊注曰傀傀儻大貌也公回反或曰傀與塊同獨居之貌也念孫案後說是也君道篇云塊然獨坐

齊信

禮恭而意儉大齊信焉而輕貨財楊注曰大重也齊信謂整齊於信也念孫案爾雅齊中也言大中信而輕貨財也顧命底至齊信傳以齊信為中信是其證齊信與

志八之七
三
貨財對文非十二子篇大儉約而優差等與此文同一
例則齊信非整齊於信之謂

苟免

輕身而重貨恬禍而廣解念孫案廣解未詳楊說非苟免不恤是非

然不然之情以期勝人爲意是下勇也盧云苟免上當
脫三字以上二句例之自明念孫案此亦汪說也汪又
云苟免或是注文混入

鉅黍

繫弱鉅黍古之良弓也楊注曰鉅與拒同黍當爲來史
記蘇秦說韓王曰谿子少府時力距來司馬貞云言弓

弩勢勁足以拒於來敵也念孫案作鉅黍者是說見史
記蘇秦傳

驪驥

驪驪驪驪離綠耳念孫案驪驪之爲驪驪猶耄期之
爲耄勤也凡之部之字或與諄部相轉說見致士篇隱忌下楊云驪讀爲驪是
也而云謂青驪文如博棊則非

前必有

然而前必有銜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加之以造父之
馭然後一日而致千里也念孫案前必有本作必前有
前有後有皆承必字而言若作前必有則與下句不貫

矣羣書治要及初學記人部中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十
五並引作必前有

君子

兩人字

天下曉然皆知夫盜竊之人不可以為富也皆知夫賊
害之人不可以為壽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為安
也念孫案盜竊之賊害之下皆本無人字後人加兩人
字而以盜竊之人賊害之人與犯上之禁對文謬矣盜
竊不可以為富賊害不可以為壽皆指其事而言非指
其人而言不得加入兩人字也羣書治要無人字

不怒罪

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念孫案怒踰皆過也淮南主術篇注
踰猶過也方言曰凡人語而過東齊謂之怒又曰怒猶怒也
是怒即過也上言刑不過罪此言刑罰不怒罪其義一
而已矣

三族

故一人有罪而三族皆夷楊注曰三族父母妻族也汪
云案三族謂父昆弟已昆弟子昆弟也禮曰惟是三族
之不虞盧云鄭注周禮小宗伯禮記仲尼燕居皆云三
族父子孫

當賢

先祖當賢後子孫必顯

元刻無後字羣書治要同

楊注曰當賢謂身

當賢人之號也當或為嘗念孫案先祖當賢即先祖嘗

賢作當者借字耳正名篇曰嘗試深觀其隱而難察者

性惡篇曰嘗試去君上之勢嘗試即嘗試也楊謂身當

賢人之號失之古多以當為嘗說見墨子天志下篇注

知所養

論法聖王則知所貴矣論知所貴則知所養矣陳云養取也知所養知所取法也周頌毛傳云養取也是養有取義舊注養謂自奉養失之

不流

貴賤有等則令行而不流念孫案流讀為畱貴賤各安其分則上令而下從故令行而不畱也君道篇曰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畱是也羣書治要正作令行而不畱作流者借字耳繫辭傳畱行而不流釋文流京作畱荀子王制篇無有滯畱韓詩外傳作無有流滯楊以流為邪移失之

忠者惇慎此者也

楊注曰慎讀為順人臣能厚順此五者則為忠也郝云按慎誠也說見不苟篇言能惇厚誠信於此五者謂之忠

載成相雜辭在漢人雜賦之末非謂荀子之成相篇也
楊又云成功在相稍為近之然亦非荀子所謂成相也
盧以相為樂器之舂牘斯為謬矣以相為樂器則成相
二字義不可通且樂器多矣何獨舉舂牘言之乎若篇
首稱如瞽無相乃指相瞽之人而言非樂器亦非樂曲
也竊謂相者治也昭九年左傳楚所相也二十五年傳相其室杜注竝曰相治也小爾雅同
成相者成此治也請成相者請言成治之方也自世之
殃以下乃先言今之不治然後言成治之方也下文請牧基皆言成治之方也與請成相同義
下文云凡成相辦法方又云請成相道聖王又云請成相言治方是成相即成治也又云治之

經禮與刑治之志後勢富治之道美不老後言託於成相以喻意者成相為
此篇之總名謂託此一篇之詞以喻意非謂託於瞽瞽
諷誦之詞也

愚闇愚闇墮賢良

盧云案愚闇重言之者即下文愚以重愚闇以重闇之
意念孫案大戴記曾子制言篇是以惑闇惑闇終其世
而已矣亦重言惑闇

還主

比周還主黨與施念孫案還讀為營比周營主謂朋黨
比周以營惑其主也施張也楊訓還為繞失之說見君

道篇不還秩下

上能尊主愛下民

念孫案愛下民當作下愛民與上能

尊主對文不苟臣道二篇竝云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

民是其證

基畢輸

世之愚惡大儒逆斥不通孔子拘展禽三緼春申道綴

基畢輸楊注曰畢盡也輸傾委也言春申為李園所殺

其儒術政治道德基業盡傾覆委地也念孫案楊說輸

字之義甚迂輸者墮也言基業盡墮壞也公羊春秋隱

六年鄭人來輸平傳曰輸平者何輸平猶墮成也何言

乎墮成敗其成也穀梁傳亦曰輸者墮也小雅正月篇

載輸爾載鄭箋曰輸墮也盧云春申二字有誤必非指

黃歇注非念孫案此注說也見丙申校本

此之疑

讒人罔極險陂傾側此之疑念孫案疑恐也畏也

既濟象傳終日戒有所疑也雜記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

酒食肉皆為疑亦鄭注疑猶恐也宥坐篇其赴百仞之

谷不懼大戴記此之疑此是畏也言此險陂傾側之讒

人甚可畏也皋陶謨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是也楊

未喻疑字之義

施

基必施辨賢罷念孫案施張也言必欲張大其基業當先辨賢罷也下文曰道古賢聖基必張上文曰請布基布與張亦同義

不詳

慎墨季惠百家之說誠不詳楊注曰言四子及百家好為異說故不用心詳明之詳或為祥念孫案祥詳古字通不祥不善也楊說失之

仁人

暴人芻豢仁人糟糠引之曰下人字涉上人字而衍上

已言暴人則下人字可蒙上而省此篇之例兩三字句下皆用七字句以是明之

相反

精神相反一而不貳為聖人楊注曰相反謂反覆不離散引之曰反當為及字之誤也精神相及故一而不貳楊說失之

道之

君子道之順以達念孫案道行也言君子能行此言則順以達也楊云道言說也失之

道聖王 道古賢聖 脫文四

請成相道聖王念孫案道聖王從聖王也

古謂從為道說見史記淮

南衡山傳

下文道古賢聖基必張義與此同楊皆以道為言

說失之又案道古賢聖基必張上當有一四字句而今

本脫之

此篇之例兩三字句一七字句一四字句又此一七字句共五句為一章今少一四字句

指當時之君而言與上成湯異事故知有脫文

舜授禹以天下

楊注曰舜所以授禹亦以天下之故也念孫案此不言

舜以天下授禹而言舜授禹以天下者倒文以合韻耳

禹下為韻

非有淡意也楊反以過求而失之

勞心力

禹勞心力堯有德干戈不用三苗服引之曰力上本無

心字後人以左傳言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故以意加心

字耳不知禹抑洪水本是勞力於民故淮南汜論篇論

衡祭意篇竝言禹勞力天下非小人勞力之謂也且此

篇之例凡首二句皆三字加一心字則與全篇之例不

符矣

直成 為輔

得益皋陶橫革直成為輔楊注云橫革直成未聞韓侍

郎云此論益皋陶之功橫而不順理者革之直者成之

也盧云困學紀聞曰呂氏春秋求人篇得陶化益真窺橫

革之交五人佐禹陶即皋陶也化益即伯益也真窺即直成也併橫革之交二人皆禹輔佐之名案窺與成音同真窺形似呂氏春秋益本作窺傳寫誤為窺耳直與真亦形似念孫案盧說是也橫革直成為輔此句例當用七字今本脫一字或在為上或在為下俱未可知

脫文三

願陳辭世亂惡善不此治引之曰願陳辭下脫一三字句

良由姦詐

隱諱疾賢良由姦詐鮮無災念孫案良當為長楊注長

用姦詐是其證今本長作良者涉注文疾害賢良而誤

注言疾害賢良者加一良字以申明其義耳若正文則以隱諱疾賢為句長由姦詐鮮無災為句無良字

阪為先

患難哉阪為先聖知不用愚者謀楊讀阪為先聖為句云阪與反同反先聖之所為盧云患難哉二句句三字聖知不用愚者謀七字句與辭治災哉時韻阪為先三字未詳楊注不得其句蓋此篇通例兩三字句一七字句一四字句又一七字句如此五句為一章也念孫案阪為先疑當作之此言為治者當進聖知而退愚今不用聖知而用愚是反為之也楊謂阪與反同是也但

誤以先聖連讀耳之字本作出說文兕字從儿出儿與人同此文之字蓋本從古作出寫者誤加儿耳出字正與辭治災哉謀時為韻

前車已覆後未知更何覺時前車已覆後未知更何覺時楊讀知字句絕云前車已覆猶不知戒更何有覺寤之時也盧云前車已覆四字句更改也

豈獨無故

已無郵人我獨自美豈獨無故楊注曰或曰下無獨字盧云無獨字則與全篇句法合

恨後遂過

不知戒後必有恨後遂過不肯悔楊讀後必有恨為句云恨悔也盧云後必有三字為句有讀曰又所謂貳過也古音戒又悔態為韻念孫案盧說是矣而未盡也恨後遂過四字義不相屬恨與很同爾雅闕恨也孫炎本作很復字之誤也復後形相近又因上文後必有而誤復與愎同韓子十過篇夫知伯之為人也好利而愎愎趙策愎作復亦通作覆管子五輔篇下愈覆愎而不聽從是也又通作愎史記酷吏傳贊京兆無忌馮翊殷周愎鷺是也言很愎不從諫以遂其過也莊子漁父篇曰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很逸周書謚法篇曰愎很遂過曰刺

詐態

讒夫多進反覆言語生詐態念孫案態讀為姦慝之慝

下人之態同言言語反覆則詐慝從此生也襄四年左傳樹之詐慝以取其

家國以態為慝者古聲不分去入也秦策曰科條既備民

多偽態又曰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奸臣之態淮南齊俗

篇曰禮義飾則生偽態之本漢書李尋傳曰賀良等反

道惑眾姦態當窮竟皆借態為慝非姿態之態也

爭寵嫉賢利惡忌

念孫案利惡忌三字義不相屬楊曲為之說非也利當

為相字之誤也相惡忌正承爭寵嫉賢言之

孰公長父之難厲王流于彘

楊注曰孰或為郭盧云案古郭號字通郭公長父即呂

氏春秋當染篇之號公長父也作郭字為是之難二字

當屬下為七字句念孫案之是也言難厲王者是此人

也楚語云秦徵衡實難桓景實難即是難

欲衷對

欲衷對言不從念孫案此篇之例凡首句必入韻唯此

處對字與下文之從凶江不協衷對當為剖衷言欲剖

衷以諫而無如言之不見聽也史記蔡澤傳披腹心欲示情素即剖衷之謂

剖衷言不從即上文所謂中不上達也中與衷古字同

耳衷字正與從凶江為韻今本作欲衷對者剖誤為對

又誤在衷字之下耳楊說失之

獨鹿與屬鏤同本亦或作屬鏤

吳王夫差賜子胥之劍名國語里革曰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禁置罍麗此當是自到之後盛以罍麗棄之江也賈逵云罍麗小罍也盧曰案楊云本或作屬鏤則訓劍不可易國語以下必後人採他說附益之念孫案後人讀獨鹿為罍麗者蓋未解而字之義故也其意謂獨鹿果為劍名則不當言到而獨鹿故讀為罍麗謂是既到之後盛以罍麗而

棄之江也今案而猶以也謂到以獨鹿也古者而與以

同義顧命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言其能以

治四方也

某氏傳能如父祖治四方非是

墨子尚賢篇曰使天下之為

善者可而勸也為暴者可而沮也言可以勸可以沮也

呂氏春秋去私篇曰晉平公問於祁黃羊曰南陽無令

其誰可而為之言誰可以為之也

高注而能也非是辨見呂氏春秋

與以同義故二字可以互用同人象傳曰文明以健中

正而應繫辭傳曰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宣十

五年左傳曰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皆以二字互用而與

以同義故又可以通用繫辭傳上古結繩而治論衡齊

世篇引此而作以昭元年左傳囊甲以見子南考工記
函人鄭司農注引此以作而

利往印上

利往印上莫得擅與孰私得楊注曰利之所往皆印於
上莫得擅為賜與則誰敢私得於人乎印與仰同引之
曰往字文義不順楊曲為之說非也往當為佳佳古唯
字也唯或作惟維古鐘鼎文言臣民之利唯仰於上莫
得擅有所與也凡隸書從彳從亠之字多相亂故往字
或作佳與佳相似而誤

刑稱陳

刑稱陳守其銀楊注曰稱謂當罪當罪之法施陳則各
守其分限銀與垠同念孫案楊說稱陳二字未安余謂
陳者道也文登畢氏恬谿說尚書曰李斐注漢書哀帝紀曰陳道也是古謂道為陳微子云我祖底
遂陳于上請致成道於上也君爽云率惟茲有陳謂有
道也念孫案大戴記衛將軍文子篇君陳則進不陳則
行而退亦謂言刑之輕重皆稱乎道而各守其限也
道與不道也

脩領不理績主執持

五聽脩領莫不理績主執持念孫案領猶治也理也言
五聽皆脩理也樂記領父子君臣之節鄭注領猶理治也仲尼燕居領惡而全好注領猶治也
淮南本經篇神明弗續當為績主執持當為孰主持莫
能領也高注領理也不理績孰主持者爾雅曰績事也言百官莫不各理其

事夫孰得而主持之也上文曰莫得輕重威不分正所謂孰主持也又曰莫得擅與孰私得又曰莫得貴賤孰私王竝與此文同一例今本績誤作續孰誤作執執字又誤在主字下則義不可通楊說皆失之

觀法不法見不視

楊注曰所觀之法非法則雖見不視也郝云按此言觀法於法不及之地見物於視不到之鄉所以謂之隱遠至耳目顯也具見上注非

各以宐舍巧拙

下不私請各以宐舍巧拙盧云各以宐舍巧拙句中脫

一字據楊注云各以所宐不苟求也或當作各以所宐舍巧拙

臣謹脩

臣謹脩君制變公察善思論不亂謂君臣之倫不亂也倫論古字通說見儒效念孫案脩當為循字之誤也隸書循脩相亂說見儒篇見管子形勢篇此言

臣當謹循舊法而不變其制變則在君也循與變亂貫為韻此以諄元二部通用凡諄元二部之字古聲皆不分平上去此篇之例首句無不入韻者今本循作脩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

賦

隆物 示下民 帝不齊均

智賦皇天隆物以示下民或厚或薄帝不齊均桀紂以
 亂湯武以賢念孫案隆與降同古字或以隆為降說見墨子尚賢中篇示
 本作施俗音之誤也廣雅曰施予也帝本作常字之誤
 也物字即指智而言言皇天降智以予下民厚薄常不
 齊均故有桀紂湯武之異也今本施作示常作帝則義
 不可通藝文類聚人部五引此正作皇天隆物以施下
 民或厚或薄常不齊均楊說皆失之

脩潔之為親而雜汙之為狄

脩潔之為親而雜汙之為狄者邪楊注曰智脩潔則可
 相親若雜亂穢汙則與夷狄無異言險詐難近也念孫
 案親近也狄讀為逃逃遠也大雅瞻卬篇舍爾介狄毛
 傳曰狄遠也是狄與逃同此言智之為德近於脩潔而
 遠於雜汙也楊說皆失之陳說同

也

明達純粹而無疵也夫是之謂君子之知引之曰疵知
 為韻也字涉上文而衍藝文類聚無

大盈乎大寓

雲賦精微乎毫毛而大盈乎大寓與字同宋錢佃校本云
 諸本作充盈乎大寓非念孫案作充盈者是也下文充
 盈大字而不窳即其證充盈與精微對監本作大盈則

既與下大字複又與精微不對矣楊云其廣大時則盈於大字之內則所見本已作大盈藝文類聚天部上引作充盈乎天字

忽兮其極之遠也攏兮其相逐而反也

忽兮其極之遠也攏兮其相逐而反也楊注曰攏與劓同攏兮分判貌言雲或悅忽之極而遠舉或分散相逐而還於山念孫案忽遠貌楚辭九歌曰平原忽兮路超遠九章曰道遠忽兮是忽為遠貌極至也言忽兮其所至之遠也攏者雲氣旋轉之貌考工記鳧氏鍾縣謂之旋所以縣鍾者設於甬上孟子謂之追蠡言追出於甬上者乃蠡也蠡與螺通文子所謂聖人法蠡蚌而閉戶

是也螺小者謂之蛭蝸郭璞江賦所謂鸚螺蛭蝸是也曰旋曰蠡其義不殊蓋為金柎於甬上以貫於縣之者之鑿中形如螺然如此則宛轉流動不為聲病矣水經睢水注云睢陽城內有高臺謂之蠡臺續述征記曰迴道如蠡故謂之蠡臺是凡言蠡者皆取旋轉之義而反也楊說皆失之

測意之

君子設辭請測意之楊注曰請測其意引之曰楊以意為志意之意非也意者度也言請測度之也禮運曰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也管子小問篇東郭鄧曰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臣意之也是意為度也意之言億也韓子解老篇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忘與妄同

莊子肱篋篇云妄意室中之藏是也王褒四子講德論今子執分寸而罔億度罔億度即妄意度鄭注少儀曰測意度也意本又作億論語先進篇億則屢中漢書貨殖傳億作意

不窳 行遠疾速而不可託訊者與 億忌

私置

此夫大而不塞者與充盈大字而不窳入卻穴而不偏者與行遠疾速而不可託訊者與往來惛億而不可為固塞者與暴至殺傷而不億忌者與功被天下而不私置者與楊注充盈大字二句云窳讀為窳淡貌也言充盈則滿大字幽淡則入卻穴而曾無偏側不容也念孫案楊訓窳為淡貌又以窳字連下句解之皆非也充盈

大字而不窳為句窳者間隙之稱言充盈大字而無間隙也偏不容也偏與窳義正相反廣雅曰窳寬也昭二十一年左傳鍾小者不窳大者不拗窳則不咸拗則不容杜注曰窳細不滿也拗橫大不入也不咸不充滿人心也不容心不堪容也大戴禮王言篇曰布諸天下而不窳內諸尋常之室而不塞管子宙合篇曰其處大也不窳其入小也不塞墨子尚賢篇曰大用之天下則不窳小用之則不困呂氏春秋適音篇曰音大鉅則志蕩以蕩聽鉅則耳不容不容則橫塞橫塞則振大小則志嫌以嫌聽小則耳不充不充則不詹不詹則窳高注曰

窵不滿密也。義竝與此同。暴至殺傷而不億忌。楊云：億謂以意度之。雷霆震怒，殺傷萬物，曾不億度。疑忌言果決不測也。念孫案：億讀為意。意億古字通說見前測意之下。意疑也。言暴至殺傷而曾無所疑忌也。廣雅曰：意疑也。漢書文三王傳：於是天子意梁。顏師古注：與廣雅同。韓子說疑篇：上無意下無怪，無意無疑也。史記陳丞相世家：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平津侯傳：宏為人意見外寬內淡。酷吏傳：湯雖文淡意忌，皆謂疑忌也。楊以億為億度，則分億與忌為二義，失之矣。功被天下而不私置。楊云：天下同被其功，曾無所私置。言無偏頗。念孫案：置讀為德。言功被

天下而無私德也。繫辭傳：有功而不德。鄭陸蜀才竝作置。鄭云：置當為德。逸周書官人篇：有施而弗德。大戴禮文王官人篇：作有施而不置。荀子哀公篇：言忠信而心不德。大戴禮哀公問五義篇：作躬行忠信而心不置。是置為德之借字也。此段以塞偏塞忌極為韻。忌讀如極。左傳費無極。史記作費無忌。置與德同行。遠疾速而不可託。訊訊下者與二字。蓋因上下文而衍。訊字不入韻。上文充盈大字而不窵。窵字亦不入韻也。盧云：訊不與前後韻協。疑是訊託誤倒。非是。託字於古音屬鐸部。塞偏等字於古音屬職部。改託訊為訊託，仍不

合韻

與暴爲鄰

蠶賦名號不美與暴爲鄰楊注曰侵暴者亦取名於蠶
倉故曰與暴爲鄰也引之曰如楊說則蠶下必加倉字
而其義始明竊謂方言慘殺也說文慘毒也字或作慤
莊子庚桑楚篇曰兵莫慤于志鎔鄒爲下慘蠶慤聲相
近故曰與暴爲鄰

五泰

請占之五泰盧云此與下文五泰宋本皆作五帝無五
泰五帝也五字注今從元刻與困學紀聞所引合古者
帝字不與敗世害韻五支六脂之別也念孫案敗世害

泰古音竝屬祭部非唯不與五支之去聲通并不與六
脂之去聲通此盧用段說而誤也說見戴先生聲韻攷

喜溼

喜溼而惡雨念孫案蠶性惡溼不得言喜溼太平御覽
資產部五引作疾濕而惡雨是也惡雨與疾溼同意楊
云溼謂浴其種乃曲爲之說耳

簪以爲父

楊注曰簪形似箴而大故曰爲父盧云簪當爲鑽子貫反
謂所以琢箴之線孔者也箴賴以成形故曰爲父

幽晦

幽晦登昭日月下藏元刻作幽闇宋龔本同念孫案元刻是也楊注幽闇之人是其證宋本闇作晦者涉上文旦暮晦旨而誤藝文類聚人部八引作幽暗登照暗與闇同

反見從橫

公正無私反見從橫楊注曰言公正無私之人反見謂從橫反覆之志也念孫案反見從橫四字文不成義此本作見謂從橫言公正無私之人反以從橫見謂於世也楊注內見謂二字即其證凡見譽於人曰見謂若王霸篇曰齊桓公閨門之內縣樂奢泰游抗之循於天下不見謂脩賈子脩政語篇曰故言之者見謂智學之者

見謂賢守之者見謂信樂之者見謂仁行之者見謂聖皆是也見毀於人亦曰見謂若莊子達生篇曰居鄉不見謂不脩臨難不見謂不勇漢書兒寬傳曰張湯為廷尉盡用文史法律之吏而寬以儒生在其閒見謂不習事邶風谷風箋曰涇水以有涓故見謂濁今本謂譌作涓據正義改及此言見謂縱橫皆是也後人不曉見謂二字之義又以楊注云反見謂從橫遂改正文見謂為反見不知楊注特加反字以申明其義非正文所有也藝文類聚人部八引此正作見謂從橫

貳兵

懲革貳兵楊注懲與儆同念孫案貳兵二字文義不明貳當為戒字之誤也隸書戒字作貳與貳相似戒兵與懲革同義楊云貳副也未安

將將

道德純備讒口將將楊注曰將去也言以讒言相退送或曰將將讀為鏘鏘進貌念孫案楊後說讀將將為鏘鏘是也而云進貌則古無此訓余謂將將集聚之貌也周頌執競篇磬筦將將毛傳曰將將集也然則讒口將將亦謂讒言之交集也小雅十月篇讒口蹀蹀箋云蹀蹀多貌義亦與將將同

雜布與錦

雜布與錦不知異也念孫案此謂布與錦雜陳於前而不知別異說文布泉織也言美惡不分也楊以雜布二字連讀而訓為麤布失之

閭媿子奢

楊注曰閭媿古之美女後語作明陬蓋一名明陬漢書音義韋昭曰閭陬梁王魏嬰之美女子奢當為子都鄭之美人詩曰不見子都後語作子都盧云明是閭字之誤楊未省昭耳注云都奢古本一音不必改字

大略

處仁以義然後仁也行義以禮然後義也前後正相呼應以是明之

不知

審節而不知不成禮楊注曰知或為和念孫案作和者是也禮以和為貴故審節而不和則不成禮下文和而不發正承此和字言之今本和作知字之誤耳隸書和字或作雖能明審節制而不知其意於不知下加其意二字失之

殺大蚤

楊注曰禮記曰獮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先於此為早也念孫案此說是也前說非

君臣不得不尊父子不得不親兄弟不得不順夫婦不得不驩少者以長者以養故天地生之聖人成之

汪云君臣以下四十一字錯簡當在後國家無禮不甯之下此因上尚尊尚親之文而誤

寢不踰廟設衣不踰祭服

念孫案設當為讌字之誤也故楊注云讌宴也今注文讌字亦

設誤作寢對廟而言讌衣對祭服而言王制燕衣不踰祭

服寢不踰廟是其證

霜降逆女冰泮殺內十日一御

楊以殺內二字連讀云當為冰泮逆女霜降殺內故詩

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殺滅也內謂妾御也十日一御

即殺內之義冰泮逆女謂發生之時合男女也霜降殺

內謂閉藏之時禁嗜欲也盧云案詩陳風東門之楊毛

傳云言男女失時不逮秋冬正義引荀卿語并云毛公

親事荀卿故亦以秋冬為昏期家語所說亦同匏有苦

葉所云迨冰未泮周官媒氏中春會男女皆是要其終

言不過是重復注非十日一御君子之謹游於房也不

必連冰泮言引之曰此文本作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謂

霜降始逆女至冰泮而殺止也召南標有梅及陳風東

門之楊正義兩引此文皆作冰泮殺止周官媒氏疏載

王肅論引此文及韓詩傳亦皆作冰泮殺止又春秋繫

露循天之道篇亦云古之人霜降而逆女冰泮而殺止

東門之楊正義所引如是今本作殺內乃後人依誤本荀子改之自楊所見本殺下始

脫止字而楊遂以殺內二字連讀誤矣冰泮殺止指嫁

娶而言內字下屬為句內十日一御別是一事非承冰

泮而言

大之

立視前六尺而大之六六三十六三丈六尺引之曰大之當為六之言以六尺而六之則為三丈六尺也楊以廣釋大則所見本已誤

文貌 情用

文貌情用相為內外表裏念孫案文貌在外情用在內故曰相為內外表裏禮論篇曰文理繁情用省是禮之隆也文理省情用繁是禮之殺也文理情用相為內外表裏竝行而雜是禮之中流也彼言文理猶此言文貌楊彼注云文理謂威儀情用謂忠誠是也此注失之

脩六禮明十教

楊注曰十或為七念孫案王制曰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則作七教者是也凡經傳中七十二字互誤者多矣楊前注以禮運之十義為十教失之

管仲之為人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野人也

郝云按此謂管仲尚功力而不脩仁義不可為王者之佐注以四子言恐非

害靡國家

利夫秋豪害靡國家楊注曰靡披靡也利夫秋豪之細其害遂披靡而來及於國家念孫案楊說靡字之義非是靡者滅也言利不過秋豪而害乃至於滅國家也方言靡滅也郭璞曰或作摩滅字音糜漢書賈山傳萬鈞之所歷無不糜滅者司馬遷傳富貴而名摩滅摩與糜靡古同聲而通用說見唐韻正陳云靡累也言所利在秋豪而其害累及國家也詩周頌傳曰靡累也是其義

場園

大夫不為場園念孫案場園當為場圃字之誤也韓詩外傳作不為場圃玩楊注亦是圃字論語子路篇馬注

及射義鄭注竝云樹菜蔬曰圃卽楊注所本

然故

然故民不困財羣書治要財作則則以民不困爲句則字下屬爲句貧窶者有所竄其手念孫案然故猶是故也堯問篇然故士至同說見釋詞然字下

上好羞則民間飾矣上好富則民外利矣二者亂之衢也

楊注曰好羞貧而事奢侈則民間自脩飾也念孫案楊說迂曲而不可通羞當爲義羞字上半與義同又涉上文兩羞字而誤也上好義則民間飾者言上好義則民

雖處隱闇之中亦自脩飾不敢放於利而行也

呂氏春秋具備

篇載宓子賤治亶父使民間行若有嚴刑於私即所謂民間飾也賈子大政篇曰聖明則士闇飾矣上好

義與上好富對文故下文又云欲富乎與義分背矣上好

好義則民間飾上好官則民外利即上文所云上重義

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也

鹽鐵論錯幣篇上好禮則民間飾上好貨則下

外利即荀子而小變其文

劉云二者亂之衢二者二字承上兩句

而言則亂上當有治字

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言

郝云按細席注皆未安恐茵席之形譏蓋茵借為細細

又譌為細耳念孫案郝說是也漢書霍光傳加畫繡細

馮如淳曰細亦茵是其證茵席之言謂昔日之言即論

語所謂平生之言也故尸子云臨大事不忘昔席之言

見楊注

和之璧為天子寶

和之璧井里之厥也

盧云厥同厥說文厥門柶也荀子以厥為厥晏子以困為柶皆謂門

眼意林不解乃改為璞矣念孫案此段說也見鍾山札記玉人琢之為天子寶念孫

案文選劉琨答盧湛詩序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注

引此和下有氏字

晏子春秋雜篇同

為天子寶作為天下寶

又引

史記藺相如傳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

於義為長下文亦云子贛季路為

天下列士

不立

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立念孫案立字義不可通立

亦當為言下文未問則不立同疑則不言未問則不言皆謂君子

之不易以破反其言也大戴記曾子立事篇君子疑則不

言未問則不言此篇之文多與曾子同也隸書言字或

作音若魯作魯魯作魯善作善之類皆是因脫其半而為立秦策秦王愛公孫衍與之本言譌作立楊曲為之說非

少不諷

少不諷

少不諷壯不論議念孫案少不諷當從大戴記作少不

諷誦諷誦與論議對文少一誦字則文不足意矣楊云

諷謂就學諷詩書則所見本已脫誦字

學者非必為仕而仕者必如學

郝云按如肖似也此言仕必不可負所學注云如往非

也

皋如 嶼如 鬲如

望其壙皋如也嶼如也鬲如也楊注曰皋當為宰宰冢

也宰如高貌嶼與填同謂土填塞也鬲謂隔絕於上列

子作宰如墳如天瑞篇盧云公羊僖卅三年傳宰上之木

拱矣是宰即冢也冢大也如大山也嶼讀為顛山頂也

鬲如形如實五穀之器也山有似鬲者矣列子嶼如作

墳如如大防也劉云案今列子作畢如也宰如也畢卽
皋豈楊氏所見本異邪畢如宰如二句變出則不得破
皋爲宰矣念孫案家語困誓篇亦作畢如也王肅曰畢
高貌

其人非其人也

君子也者而好之其人其人也而不教不詳非君子而
好之非其人也非其人而教之齋盜糧借賊兵也盧云
此條言所好者君子是爲得其人非君子而好之則所
好非其人也人可與言而不教是爲不祥不可與言而
教之則又資盜糧借賊兵也楊注不了念孫案其人也

而不教也字當在上句其人也注說下文非君子而好

之非其人也非其人而教之齋盜糧借賊兵也上非其

人下有也字下非其人下無也字是其證此言能好君

子則爲可教之人可教而不教之是爲不詳若所好非

君子則爲不可教之人不可教而教之則是齋盜糧借

賊兵也盧說亦未了

楊注曰後門者君之守後門至賤者子夏言昔桺下惠

衣之弊惡與後門者同時人尙無疑怪者言安於貧賤

渾跡而人不知也非一日之間言聞之久矣盧云案柙下惠一條不當蒙上文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蓋卽毛詩巷伯詁訓傳所云嫗不逮門之女而國人不稱其亂也非一日之間言素行爲人所信又鍾山札記引呂氏春秋長利篇云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高誘注後門日夕門已閉也韓非子外儲說左下云暮而後門

爭利如蚤甲而喪其掌

楊注蒙上文爲解盧云此亦當別爲一條

來乘

凡物有乘而來乘其出者是其反者也念孫案下乘字疑涉上乘字而衍凡物有乘而來者乘因也文選謝朓始出尚書省詩注引如淳漢書注言凡物必有所因而來反乎我者卽出乎我者也故曰其出者是其反者也今本來下又有乘字則義反晦矣楊說失之

禍之所由生也生自纖纖也

盧云元刻作禍之所由生自纖纖也宋龔本同與大戴曾子

立事篇同注從元刻

泔之 奧之

曾子食魚有餘曰泔之門人曰泔之傷人不如奧之楊

注曰泔與奧皆烹和之名未詳其說盧氏龍城札記曰
案非烹和也曾子以魚多欲藏之耳泔米汁也泔之謂
以米汁浸漬之門人以易致腐爛會之不宜於人或致
有腹疾之患故以為傷人說文奧宛也宛奧也奧與宛
皆與鬱音義同今人藏魚之法醉魚則用酒醃魚則用
鹽置之甌中以鬱之可以經久且味美奧如鬱韭鬱麩
之鬱鬱非見說文 皆謂治之藏於幽隱之處今魚
鬱麩見釋名 經鹽酒者於老者病者極相宜正與傷人相反念孫案
米泔不可以漬魚盧謂以米汁浸漬之非也泔當為洎
周官土師洎鑊水鄭注曰洎謂增其沃泔襄二十八年

左傳去其肉而以其洎饋正義曰添水以為肉汁遂名
肉汁為洎然則添水以為魚汁亦得謂之洎洎之謂添
水以漬之也呂氏春秋應言篇多洎之則淡而不可食
少洎之則焦而不熟高注曰肉汁為洎彼言多洎之少
洎之即此所謂洎之矣以洎漬魚則恐致腐爛而不宜
於食故曰洎之傷人也隸書甘字或作自與自字極相
似故洎誤為泔耳漢西嶽華山亭碑甘澍弗 奧亦非烹
布甘字作自見漢隸字原 和之名盧訓奧為鬱是也釋名曰臠奧也藏物於奧內
稍出用之也彼所謂臠即此所謂奧之矣然盧謂奧與
宛鬱同音則非也奧與宛鬱同義而不同音故諸書中

鬱字有通作宛者而宛鬱二字無通作奧者以宛鬱釋奧則可讀奧爲宛鬱則不可

唯

天下之人唯各特意哉然而有所共子也盧云唯元刻作雖念孫案唯卽雖字也說見經義述聞桓十四年穀梁傳

飲而不食者蟬也不飲不食者蜉蝣也

汪云此二語別是一義與上文不相蒙注非

宥坐

今生也有時

嫚令謹誅賊也今生也有時斂也無時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念孫案今字當在嫚令謹誅上總下三事言之文義方順家語始誅篇作夫慢令謹誅夫字亦總下之詞

綦三年而百姓往矣

盧云往乃從之誤下注同念孫案從下當有風字今本無風字者從誤爲往則往風二字義不可通後人因刪風字耳據楊注云百姓從化化字正釋風字太平御覽治道部五引此正作百姓從風韓詩外傳及說苑政理篇竝同

邪民不從

邪民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念孫案邪民本作躬行上文云上先服之三年而百姓從風服者行也即此所謂躬行也故云躬行不從然後俟之以刑隸書躬與邪相似故躬誤為邪見隸辨案躬行作邪行邪字誤而行字不誤外傳亦誤作邪行唯說苑不誤今本荀子邪行作邪民乃家語始誅篇作其有邪民不從化者後人所改辯見下然後待之以刑案荀子之躬行不從誤作邪行不從則義不可通王肅不知邪為躬之誤故改邪行不從為邪民不從化以曲通其義而今本荀子亦作邪民則又後人以家語改之也楊注云百姓既從然後誅其姦邪則

所見本已同今本說苑正作躬行不從而后俟之以刑
任負車

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楊注曰負重也任負車任重之車也念孫案古無訓負為重者余謂負亦任也魯語注曰任負荷也楚辭九章注曰任負也連言任負者古人自有複語耳倒言之則曰負任齊語負任擔荷是也

陵遲故也

楊注曰遲慢也陵遲言邱陵之勢漸慢也王肅云陵遲陂陀也盧云案淮南山以陵遲故能高秦族陵遲猶池邐陂陀之謂此注與匡謬正俗俱訓陵為邱陵似泥念

孫案盧說是也說文夔夔碑也其字本作夔則非謂邱陵明矣詳見漢書雜志末卷

馮而游

百仞之山而豎子馮而游焉念孫案馮者登也周官馮相氏注曰馮乘也相視也世登高臺以視天文之次序廣雅曰馮登也故外傳作童子登而遊焉說苑作童子升而遊焉升也

大徧與諸生

夫水大徧與諸生而無為也似德念孫案徧與上不當有大字蓋涉上文大水而行據楊注云徧與諸生謂水

能徧生萬物則無大字明矣初學記地部中引此無大字大戴記勸學篇說苑雜言篇家語三恕篇竝同

沈沈乎

其沈沈乎不涸盡似道楊注曰沈讀為澠澠澠水至之貌澠讀為屈竭也家語作浩浩無屈盡之期念孫案楊讀沈為澠澠澠水至之貌古無此訓沈沈當從家語作浩浩字之誤也俗書沈字作沈與浩浩略相似王制曰有餘曰浩浩故曰浩浩乎不屈盡初學記引荀子正作浩浩則所見本尚未誤太平御覽地部二十三同

佚若聲響

其應佚若聲響楊注曰佚與逸同奔逸也念孫案奔逸與聲響義不相屬楊說非也佚讀爲呖音逸呖疾貌也言其相應之疾若響之應聲也漢書楊雄傳甘泉賦薈呖胖以搃根兮聲駢隱而歷鍾師古曰言風之動樹聲響振起眾根合同駢隱而盛歷入殿上之鍾也薈讀與響同呖音丑乙反文選李善注曰呖疾貌也余曰切正與佚字同音古無呖字故借佚爲之耳

皆繼

鄉者賜觀於大廟之北堂吾亦未輟還復瞻被九蓋皆繼被有說邪匠過絕邪楊注曰九當爲北被皆當爲彼

蓋音益戶扇也

與闔同

皆繼謂其材木斷絕相接繼也子

貢問北益皆繼續彼有說邪匠過誤而遂絕之邪家語

三恕篇

作北蓋皆斷王肅云觀北面之蓋皆斷絕也念孫

案繼與輟說絕韻不相協繼當爲繼字之誤也說文繼

古文絕正與輟說絕爲韻繼爲古文絕而此文以繼絕

竝用者古人之文不嫌於複凡經傳中同一字而上下

異形者不可枚舉卽用韻之文亦有之皋陶謨曰天聰

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釋文畏馬本作威

周官鄉大夫注引作天明威自我明明威是畏卽威也

小雅正月篇云燎之方揚甯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

之釋文威本或作滅昭元年左傳引作衰似滅之是威
即滅也越語云夙生因天地之刑天地形之聖人因而
成之管子勢篇作夙生因天地之形是刑即形也
皆與此文之蠲絕竝用同例今木蠲作繼則既失其韻
而又失其義矣楊云皆繼謂材木斷絕相接繼非也接
繼與蠲絕正相反下文云匠過絕邪則此文之不作繼
甚明家語作北蓋皆斷亦絕也

嘗有說

大廟之堂亦嘗有說念孫案嘗讀為當當嘗古字通孟子
子萬章篇是時

孔子當說苑
至公篇當作嘗言大廟之堂所以北蓋皆斷絕者亦當

有說也下文蓋曰貴文也正申明亦當有說之意楊訓
嘗為曾夫之

因麗節文

官致良工因麗節文楊注曰因隨其木之美麗節文而
裁制之所以斷絕念孫案麗非美麗之謂麗者施也見廣
雅及多方顧命呂
刑傳士喪禮注言因良材而施之以節文也良材見
下文
家語作匠致良材盡其功巧正謂施之以節文也

子道

則不幸

故勞苦彫萃而能無失其敬災禍患難而能無失其義

則不幸不順見惡而能無失其愛念孫案則與卽同說見釋詞

則何以爲 脫一句

無此三者則何以爲而無孝之名也念孫案以字衍韓詩外傳無以字下文何爲而無孝之名也亦無以字又案外傳此句下有意者所友非仁人邪一句玩本書亦似當有此句下文雖有國士之力四句正承此句而言又下文入而行不脩身之罪也承上身不敬三句而言出而名不章友之過也則承此句而言若無此句則與下文不相應矣

法行

遠 反

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不亦遠乎身不善而怨人不亦反乎念孫案遠當爲反反當爲遠內人親而外人疏今疏內而親外是反也故曰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人是舍近而求遠也故曰不亦遠乎下文曰失之已而反諸人豈不亦迂哉迂卽遠也是其證今本反與遠互誤則非其旨矣韓詩外傳正作內疏而外親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他人不亦遠乎楊說皆失之

栗而理

溫潤而澤仁也栗而理知也

宋呂本如是

宋錢佃本及元刻

依聘義於栗上增縝字而盧本從之引之曰增縝字者誤也楊注但釋栗理二字而不釋縝字則正文之無縝字甚明說苑雜言篇說玉曰望之溫潤近之栗理望之溫潤者君子比德焉近之栗理者君子比智焉亦言栗理而不言縝栗者秩然有條理之謂故有似於智楊依聘義注訓栗為堅貌亦非說詳經義述聞聘義

瑕適竝見情也

念孫案適讀為謫

經傳通以適為謫

謫亦瑕也老子曰善言無

瑕謫是也管子水地篇瑕適皆見情也

精與情同尹知說見管子

章曰瑕適玉病也

呂氏春秋舉難篇寸之玉必有瑕適

說苑曰玉有瑕必

見之於外故君子比情焉此言瑕適而說苑但言瑕是適即瑕也情之言誠也玉不自掩其瑕適故曰情春秋繁露仁義法篇云自稱其惡謂之情義與此同楊讀適為調適之適失之

哀公

紳而摺笏 此賢乎

然則夫章甫絢履紳而摺笏者此賢乎念孫案大戴記哀公問五義篇家語五儀篇紳下有帶字賢上有皆字竝於義為長

勤行 止交

勤行不知所務止交不知所定盧云止交大戴禮韓詩外傳皆作止立引之曰作止立者是止交二字文不成義楊云交謂接待於物非也勤行亦當依大戴作動行皆字之誤也動行與止立對文外傳作動作

五鑿為正心從而壞

楊注曰鑿竅也五鑿謂耳目鼻口及心之竅也言五鑿雖似於正而其心已從外物所誘而壞矣一曰五鑿五情也莊子曰六鑿相攘司馬彪曰六情相攘奪盧云案大戴禮作五鑿為政此正字義當與政同注似非念孫

案楊後說以五鑿為五情頗勝前說

大辨乎天地

是故其事大辨乎天地明察乎日月念孫案辨讀為徧言其事大則徧乎天地明則察乎日月也與上辨乎萬物之情性不同楊以辨為辨別則與大字義不相屬矣徧辨古字通說見日知錄

若天之嗣

若天之嗣其事不可識念孫案嗣讀為司鄭風羔裘傳曰司主也言若天之主司萬化其事不可得而知也司嗣古字通大戴記正作若天之司

高宗彤日王司敬民史記殷本紀司作嗣

楊云嗣繼也失之

焉不至

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不至矣盧云正文焉下元刻有而字下四句竝同宋龔本同而當訓爲能若以爲衍不應四句皆然又補校云攷齊策管燕謂其左右曰子孰而與我赴諸侯乎而卽能字高誘注呂氏春秋去私士容二篇皆訓而爲能其注淮南亦然易屯釋文亦云鄭讀而爲能然則此焉而正當讀爲焉能不可易矣念孫案盧說是也文選王文憲集序注引此有而字其引此無而字者皆後人不知古訓而刪之也古書多以而爲能詳

見淮南人間篇

東野子之善馭乎

盧云家語顏淵篇作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此脫子亦聞三字又子之當作之子念孫案東野子亦當作東野畢下文皆作東野畢是其證韓詩外傳作善哉東野畢之御也新序雜事篇同

是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也

盧云新序家語是下皆有以字念孫案太平御覽工藝部三引此亦有以字韓詩外傳同當據補

堯問

振寡人之過

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念孫案振救也說文振舉救也月合哀公問注昭十四年左傳注周語魯語吳語注呂氏春秋季春篇注淮南時則篇注並云振救也史記蒙恬傳曰過可振而諫可覺故曰振寡人之過楊云振舉也於義未該

婁小

彼其好自用也是所以婁小也楊注曰婁無禮也彼伯禽好自用而不諮詢是乃無禮驕人而器局小也念孫案楊分婁與小為二義非也婁亦小也言其好自用也是其器局之所以婁小也韓子詭使篇惇懋純信用心

一者則謂之婁言世人皆尚詐偽故見惇懋純信用心專一者則謂之婁小也釋名曰婁數猶局縮皆小意也

漢書東方朔傳迺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婁數也師古曰婁數戴器也以盆盛物戴於頭者則以婁數薦之寄生者芝菌之類淋漓之日著樹而生形有周圍象婁數者故朔云著樹為寄生盆下為婁數案物在盆下謂之婁數亦局縮之意也蔡邕短人賦劣厥婁亦短小之意

詩傳以婁為無禮謂貧者不能備禮非謂無禮驕人也

不聞即物少至

楊注曰物事也不見士則無所聞無所聞則所知之事亦少聞或為問念孫案聞即問字也說見經義述聞旅象傳及王風言

不問則所知之事少也問字正承上文見士問曰而言

荀子補遺

讀書雜誌八

高郵王念孫

勸學篇 以錐滄壺也 宋呂本滄作滄與錢本同

脩身篇 係利非義謂之至賊 盧云非元刻作弃念

孫案盧本作非者為影鈔宋本所誤也刻本正作弃弃

與係義正相反作非者字之誤耳呂錢本元刻及世德

堂本皆作弃

其遠思也早 呂本作遠害與錢本同

榮辱篇 橋泄者人之缺也 呂本橋作僑與錢本元

刻同

儵鮓者浮陽之魚也。肱於沙而思水則無逮矣。楊注

曰：肱與祛同。方言云：祛去也。去於沙謂失水去在沙上

也。引之曰：魚在沙上不得謂之去於沙。楊說非也。案：肱

當為俗。字從人谷聲。谷其虐反。與風俗之俗從谷者不同。玉篇：俗渠戟切。倦也。

集韻：儵方言倦也。倦與儵同。或作御俗。漢司馬相如子虛賦

：儵受誑。郭璞曰：儵疲極也。上林賦與其窮極倦儵。郭

曰：窮極倦儵。儵者，也。說文：御，儵御受屈也。儵，儵御竝

與俗同。窮極倦儵。儵其義一也。廣雅曰：困，疲羸。券，鄭注考

人曰：券，今倦字也。御窮，備。與儵同。避象傳有疾困也。鄭注：儵困也。極也。趙注：孟子離婁篇曰：極困也。呂刑曰：人極于病。困疲羸倦御窮儵，極其義一也。然則俗者

余昔校荀子據盧學士校本而加案語。盧學士校本則

據宋呂夏卿本而加案語。去年陳碩甫文學以手錄宋

錢佃校本異同郵寄來，都余據以與盧本相校，已載入

荀子雜志中矣。今年顧澗濱文學又以手錄呂錢二本

異同見示，余乃知呂本有刻本影鈔本之不同。錢本亦

有一本，不但錢與呂字句多有不同，即同是呂本同是

錢本而亦不能盡同。擇善而從，誠不可以已也。時荀子

雜志已付梓，不及追改，乃因顧文學所錄而前此未見

者為補遺一編，竝以顧文學所考訂及余近日所校諸

條載於其中，以質於好古之士。云道光十年五月二十

志八補

一

九日高郵王念孫敘時年八十有七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窮困之謂言魚困於沙而思水則無及也隸書个旁或

從彖作刀

見隸辨

與月相似谷或作去

漢冀州刺史王純碑卻掃閉門卻字

作却今俗書卻脚二字亦作却脚

與去相似故俗字譌而為胠

非相篇 以其治亂者異道 臣本以其作其以與錢

本同前謂呂本作以其因盧本而誤

故君子之於言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

引之曰故君子之於言也言當為善善字本作善脫

其半而為言又涉上下文言字而誤也志好之行安之

樂言之三之字皆指善而言下文云凡人莫不好言其

所善而君子為甚

此句凡兩見

是其明證矣下文又云故君

子之行仁也無厭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
今本故下行言字辯見前仁卽所謂善也今本善作言則下文三之
字皆義不可通

非十二子篇 縱情性安恣睢禽獸之行 呂錢本皆
無之字念孫案呂錢本是也據楊注云與禽獸無異故
曰禽獸行則無之字明矣性惡篇云禽獸行虎狼貪司
馬法云外內亂禽獸行句法竝與此同
仲尼篇 其事行也若是其險汙淫汰也固曷足稱乎
大君子之門哉 呂本淫汰也下有如彼二字與錢本
同

儒效篇 先王之道仁人隆也比中而行之 呂本仁
人隆也作仁之隆也念孫案呂本是也此言先王之道
乃仁道之至隆者也所以然者以其比中而行之也
也毗至反說見前 楊云仁人之所崇高也失之錢本以下作仁
人隆也卽涉注仁人而誤

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道也 盧云宋本作
人之所以道也下又有君子之所道也句今從元刻刪
正念孫案盧說非也人之所以道者道行也謂人之所
以行也君子之所道者道爲人之所以行而人皆莫能
行之唯君子爲能行之也二句本不同義後人以爲重

復而刪之謬矣下文君子之所謂賢者八句正承此君子而言則此句之非衍文甚明呂錢本世德堂本皆作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今據以補正
如是則貴名起之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 盧云起之宋本無之字念孫案宋本是也貴名起如日月言貴名之顯著也 王霸篇如是則夫名聲之部發於天地之間也豈不如日月雷霆云乎哉起下不當有之字元刻及世德堂本有之字乃涉下句天下應之而行呂錢本皆無之字
盡善挾洽之謂神 呂錢本洽竝作治念孫案呂錢本 是也挾與浹同全體皆善故曰盡善全體皆治故曰浹

楊注挾讀為浹 正文挾洽二字元刻及世德堂本竝作挾洽洽字乃涉注文周洽而誤盧從元刻非也挾洽與盡善對文若作挾洽則與盡善不對矣

萬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 引之曰此上當有曷謂固曰四字萬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與曷謂固上下正相呼應曷謂固與上文之曷謂一曷謂神皆文同一例曷謂神曷謂固承上執神而固言之下文神固之謂聖人又承上曷謂神曷謂固言之今本脫去曷謂固曰四字則與上下文不相應矣

其愚陋溝沓而冀人之以己為知也 呂本其作甚與

余說合

王制篇 析愿禁悍而刑罰不過 念孫案析當為折

折之言制也 呂刑制以刑墨子尚同篇引作折則刑論語顏淵篇片言可以折獄者鄭注魯讀折

制愿讀為原說文原 音與愿同 黠也言制桀黠之民使畏刑

也作愿者借字耳余前說改愿為暴未確 韓詩外傳作折暴恐是以

意改未可援以為據下文之誅暴禁悍富國篇又下文

抃急禁悍防淫除邪抃亦當為折急即愿之譌前改急

為暴亦未確 急與暴形聲皆不相似若本急是暴字無緣譌而為急

東海則有紫絙魚鹽焉然而中國得而衣會之 楊注

曰紫紫貝也絙未詳字書亦無絙字當為蛙 居業反 郭璞

江賦曰石炰應節而揚葩注云石炰龜形春則生花蓋

亦蚌蛤之屬古以龜貝為貨故曰衣會之引之曰案下

文云中國得而衣會之則紫絙為可衣之物魚鹽為可

會之物較然甚明紫與芷通管子輕重丁篇昔萊人善

梁練芷之於萊純錙綱綬之於萊亦純錙也其周中十

金是東海有紫之證絙當為裕右菊谷字與去相似 絙

譌絙猶卻之譌却也葛精曰絙麤曰絙周南葛覃傳禹貢青

說見補遺榮辱篇 州厥貢鹽絙海物惟錯有絙則有裕矣管子輕重丁篇

東方之萌帶山負海漁獵之萌也治葛縷而為會言以

葛為絙裕也是東海有裕之證紫與裕皆可以為衣故

日中國得而衣之楊注大誤
天地者生之始也禮義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禮義之始也為之貫之積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引之曰君子之始也之始二字蓋涉上三之始而衍此言禮義為治之始而為之貫之積重之致好之者則君子也故君子又為禮義之始下文無君子則天地不理禮義無統仍是此意此承上文君子為禮義之始而申言之則君子下不當更有之始二字楊云君子以積學為本則所見本已衍此二字
故喪祭朝聘師旅一也引之曰師旅二字後人以意

加之也此言祭祀賓客喪紀之事而師旅不與焉故楊注但言喪祭朝聘而不言師旅則本無師旅二字明矣使百吏免盡而眾庶不偷念孫案免盡當為盡免免與勉同盡勉皆勉也勉與偷對文君道篇曰賞免罰偷

今本免譌作克辯見君道

就能有與是鬪者與呂本就作孰與引之說合富國篇而或以無禮而用之呂本而作節與錢本元刻同

掩地表畝引之曰掩地二字義不可通掩疑撩之譌說文撩理也廣雅同一切經音義十四撩方條反通俗文

云理亂謂之撩理今多作料量之料字也以上一切撩經音義
地表畝謂理其地表其畝也撩字俗書作撩與掩相似而誤楊云掩地謂耕田使土相掩迂回而難通矣
王霸篇 譬之猶衡之於輕重也猶繩墨之於曲直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正錯之而人莫之能誣也盧云正各本作故今從宋本念孫案正錯之呂錢本皆作既錯之是也衡既懸則不可誣以輕重繩墨既陳則不可誣以曲直規矩既設則不可誣以方圓故曰既錯之而人莫之能誣也盧謂宋本作正者為影鈔本所誤影鈔本作正者涉上文兩正字而誤

欲調壹天下制秦楚則莫若聰明君子矣 呂錢本欲下皆有得字是也上文兩言欲得則此亦當然元刻以下脫得字

兩者竝行而國在上偏而國安在下偏而國危 念孫案國在謂國存也在字不屬下讀下偏與上偏相對下偏上不當有在字據楊注云上偏偏行上事也謂治法多亂法少賢士多罷士少之類下偏反是則所見本作下偏而國危明甚後人誤以在上二字連讀又於下偏上增在字而不知與正文注文皆不合也余前說謂兩者竝行下衍而國二字失之

故其治法 呂本作故其法治與錢本同前謂呂本作
其治法因盧本而誤 呂錢本也上皆無者字與余
是人君者之樞機者也 呂錢本也上皆無者字與余
說合 大國之主也不隆本行不敬舊法而好詐故若是則夫
朝廷羣臣亦從而成俗不隆禮義而好傾覆也 呂錢
本成俗下皆有於字念孫案呂錢本是也亦從而成俗
於不隆禮義而好傾覆也十五字為一句下文云則夫
眾庶百姓亦從而成俗於不隆禮義而好貪利矣句法
正與此同元刻以下脫於字則失其句矣

君道篇 王猷允塞 呂本猷作猶與錢本同前謂呂

本作猷因盧本而誤 見議兵篇

君者槃也 呂本此下有民者水也句與錢本同

其不可以不知也如其危也 呂錢本其下皆有中

字念孫案呂錢本是也其中謂廣與狹之中也耳目之

所及甚狹其所不及者甚廣其中之事或弛易齟差而

人主不知則必有拘脅蔽塞之患 並見上文故曰其中不可

以不知若是其危也元刻始脫中字

議兵篇 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者也 楊注曰

滑亂也音骨引之曰滑然非離德之謂滑當為渙說卦

曰渙者離也雜卦曰渙離也下文事大敵堅則渙然離耳是渙為離貌故曰渙然有離德俗書渙字作渙滑字作滑二形略相似故渙譌為滑新序雜事篇正作渙然有離德韓詩外傳作突然有離德突乃奠之譌渙奠古字通文選琴賦注引蒼頡篇云奠散也

拱挹指麾 呂本挹作揖前謂諸本皆作挹盧改為揖誤也

正論篇 故凡言議期命是非以聖王為師 引之曰是非當作莫非正文云莫非以聖王為師故楊注云皆以聖王為師皆字正釋莫非二字凡本書中言莫非莫不者注悉以皆字釋

之今本莫非作是非則義不可通蓋涉上文爾是非字兩誤

百姓以為成俗 呂本無為字與余說合

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人之情三字連讀欲寡二字連讀非以情欲連讀而皆

以己之情欲為多 念孫案以己之情欲為多呂本作

以己之情為欲多是也錢校亦云監本作情為欲多己之情三字連

讀欲多二字連讀謂人皆以己之情為欲多不欲寡也

自錢本始誤作以己之情欲為多則似以情欲二字連

讀矣互見下條天論篇注引此正作以己之情為欲多

將使人知情欲之寡也 楊注曰情欲之寡或為情之

欲寡念孫案或本是也此謂宋子將使人知情之欲寡不欲多也下文云古之人以人之情為欲多而不欲寡今子宋子以人之情為欲寡而不欲多也下人之情各案人之情三字上文凡七見今據改是其證楊本作情欲之寡非禮論篇 不法禮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 念孫案足當為是爾雅曰是則也則亦法也非十二子篇曰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脩身篇曰不自猶此言不法禮不是禮也是與足字相似而誤楊說及余前說解足字皆未確

君子以倍叛之心接滅穀猶且羞之而況以事其所隆

親乎 楊注曰所隆親所厚之親也引之曰隆尊也見

解隆親二字平列所隆謂君也所親謂父母也下文曰

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親是其證楊注非

故天子棺槨十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 楊注

曰十重蓋以棺槨與杭木合為十重也引之曰十疑當

作七凡經傳中七十二字多互譌不可枚舉禮自上以下降殺以兩天子

七重故諸侯減而為五大夫減而為三也楊注非

各反其平 引之曰平字不誤下文曰久而平楊注久

則衰殺如平常也是其證前謂平當為本失之

說褻衣 錢本說作設與盧說合

三月之殯 楊注曰此殯謂葬也引之曰外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則殯非葬也三月之殯謂既殯之後未葬之前約有三月之久也上文曰殯久不過七十日速不損五十日楊彼注云此皆據士喪禮首尾三月者也是其義矣下文曰將舉錯之遷徙之離宮室而歸邱陵也乃言葬事耳

先王恐其不文也是以繇其期句足之日也 引之曰繇讀為遙凡從遙之字多並見於蕭尤二韻故係役之繇漢書多作繇歌謠之繇漢書李尋傳作繇首飾之步搖周官追師注作繇遙其期謂遠其葬期也足之日謂足其

日數也楊云繇其期足之日然後葬也繇讀為由從也則誤讀繇為由且誤以期足之日連讀矣

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皆使其須足以容事事足以容成成足以容文文足以容備 引之曰須者遲也論語樊須字遲謂遲其期使足以容事也楊云須待也謂所待之期也則失之迂矣

解蔽篇 知賢之謂明輔賢之謂彊勉之彊之其福必長 盧云輔賢之謂彊宋本彊作能案彊字與上下韻叶念孫案盧說非也知賢之謂明承上文仁知且不蔽而言輔賢之謂能承上文能持管仲能持周公而言勉

之疆之其福必長承上文名利福祿與管仲齊與周公齊而言此四句本不用韻元刻能作疆乃涉下勉之疆之而誤呂錢本竝作能

賈精於市而不可以為賈師 呂錢本賈師皆作市師與余說合前謂呂本作賈師因盧本而誤

處一危之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 念孫案成相篇云思乃精志之榮好而壹之神以成賦篇云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四榮字竝同義

正名篇 形體色理以目異 引之曰色理膚理也榮辱性惡二篇竝云骨體膚理彼言骨體膚理此言形體

色理形體猶骨體也色理猶膚理也楊云色五色也失之

驗之所以為有名而觀其執行則能禁之矣楊注曰驗其所為有名本由不喻之患困廢之禍見上文下文驗之

所緣無以同異而觀其孰調則能禁之矣注曰驗其所緣同異本由物一實今本實譌作貫據上文改則不可分別 引之

曰驗之所下以字驗之所緣下無字皆後人所增據注云驗其所為有名驗其所緣同異則上無以字下無無

字明甚上文云所為有名為即以也說見釋詞與所緣以同異不可不察也故此承上文而言之又案孰者何也說見釋詞觀

其執行者觀其何所行也觀其孰調者觀其何所調也楊讀孰為熟而訓為精熟則義不可通

性惡篇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後然者謂之生於偽音為引之曰謂之偽三字中不當有生於二字此

涉上生於而衍也上文曰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正名篇曰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偽皆其證

故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矣性惡則興聖王貴禮義矣

呂錢本與皆作與念孫案齊語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已也章注曰與從也與聖王從聖王也與與去正相

反則作與者是盧從元刻作與非

然則聖人之於禮義積偽也亦陶埏而生之也 呂錢

本亦下皆有猶字念孫案上文云夫聖人之於禮義也

辟亦陶埏而生之也則此句內當有猶字故楊注亦云

聖人化性於禮義猶陶人埏埴而生瓦

折速粹孰而不急 呂錢本折速皆作析速念孫案楊

注云析謂析辭今本注文亦譌作折案析辭見解蔽正名二篇若堅白之論者

也則本作析明矣盧從元刻作折非

君子篇 治世曉然皆知夫為姦則雖隱竄逃亾之由

不足以免也 盧云治世元刻無治字念孫案無治字

者是也世曉然猶上文言天下曉然則世上不當有治字自聖王在上以下至此皆治世之事則無庸更言治世治字卽上流字之誤而衍者宋錢佃校本亦云諸本無治字

賦篇 大盈乎大寓 呂錢本作盈大平寓宙蓋本作充盈乎大寓後脫充字乎大又譌作大乎後人又因注內兩言宇宙而增宙字案盈大文不成義寓與上文下鉅矩禹爲韻寓下不得有宙字楊注釋字字而不釋宙字則本無宙字明甚前謂呂本作大盈乎大寓誤也謂當作充盈乎大寓則不誤

大略篇 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臣匹夫者不可以不慎取友念孫案匹夫下不當有者字此涉上君人者而衍呂錢本匹夫下皆無者字

無三王之治天下不待亡國不待歿 呂錢本治皆作法是也此承上三王旣已定法度而言

荀子佚文

桃李菑榮於一時時至而後殺至於松柏經隆冬而不凋蒙霜雪而不變可謂得其真矣

右三十四字見文選左思招隱詩注又分見於蜀都賦注上林賦注歐陽堅臨終詩注藝文類

聚果部上木部上太平御覽木部三

有人道我善者是吾賊也道我惡者是吾師也

右十八字見文選曹植與楊德祖書注

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聖人者天下利器也

右二十六字見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十二又分

見於藝文類聚人部四初學記人事部上案

天下無二道二句見今本解蔽篇御覽此下有

神人無功四句類聚亦有神人無功二句初學

記亦有聖人者二句而今本皆無之且細釋下

文文義亦不當有此四句則御覽諸書所引當別是一篇非解蔽篇文也

何世之無才何才之無施良匠提斤斧造山林梁棟阿衡之木樞柱楣椽之朴森然陳於目前大夏之器具矣

右四十二字見太平御覽器物部九又分見於

文選左思詠史詩注

元和顧氏澗蕢校本

脩身篇事亂君而通不如事窮君而順焉千里按窮順

二字疑當互錯順君亂君對文也而通而窮亦對文

也荀子每以通與窮為對文如本篇上文及不苟篇

榮辱篇儒效篇皆有之可以相證楊注已互錯望文說之非也

不苟篇欲惡取舍之權見其可欲也則必前後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必前後慮其可害也者而兼權之孰計之然後定其欲惡取舍千里按欲惡取舍之權疑當作欲惡利害句取舍之權句脫利害二字然後定其欲惡取舍疑當作然後定其取舍衍欲惡二字榮辱篇其定取舍權優上下文皆即此義明惡楊注已脫衍非也

仲尼篇故道豈不行矣哉文王載百里地而天下一桀

紂舍之厚於有天下之勢而不得以匹夫老千甲按載下疑當有之字載之舍之對文二之字皆指道也富國篇以國載之是其證矣楊注載下已脫之字非也

儒效篇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千里按治疑當作願榮辱篇身從而名彌白小人莫不知頸舉踵而願楊注願猶慕也王制篇若是名聲白舊本誤曰下衍聞見雜志弟天下願楊注願謂人人皆願致士篇而貴名白天下願楊注天下皆願從之也此願同榮辱篇之願此天下願同王制篇致士篇之天下願明甚楊此篇無

注蓋已誤為治其實非也

富國篇十年之後千里按後下疑脫七年之後四字承

上故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言之楊無注宋本與今本

同蓋皆誤

又伐其本竭其源而并之其末千里按末下疑脫缺之

其流四字承上知本末源流之謂也言之楊無注宋

本與今本同蓋皆誤

王霸篇內不脩正其所以有千里按內字疑不當有涉

上內則不憚詐其民而衍也下文不好脩舊本誤循

四正其所以有無內字是其證矣又按不下疑亦同

下文當有好字蓋上行下脫

又國危則無樂君國安則無憂民千里按民疑當作君

此文憂與樂皆言君不言民也楊無注宋本與今本

同蓋皆誤

又此夫過舉顛步而覺跌千里者夫楊注覺知也半步

曰顛跌差也言此歧路弟過舉半步則知差而哭况

跌千里者乎千里按覺疑當讀為較音校孟子音義

離婁下告子上盡心下覺音校凡三見盧學士鍾山

札記云云在本書覺有校義一條文選西京賦注引

鄧析子賢愚之相覺若九地之下與重天之顛亦覺

義之一證則言此衢涂過舉弟半步而其較之乃差千里明甚楊讀覺如字以覺知為義非也又下文君人者千歲而不覺也楊注歎君人者千歲而不知求誠能之士千里按覺讀為較不覺言不較榮安極三者與辱危亾三者之衢也楊注以不知為義亦非也

君道篇貴名果明千里按明疑當作白荀子屢言貴

白上文欲白貴名下文亦作白不作明又屢言白

其證也儒效篇一朝而白楊注白誤伯見雜志弟二此篇楊注亾宋本與

今本同蓋皆誤韓詩外傳四有此句正作貴名果白

亦其一證

致士篇能以禮挾千里按禮下疑當有義字承上禮義

備而君子歸之故禮及身而行脩義及國而政明言

之楊注已無義字非也韓詩外傳五有此句作能以

禮扶身疑扶身二字亦義挾二字之誤

議兵篇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於上者千里按天字疑

不當有此以下之民與要利於上相對為文謂秦民

非謂天下之民明甚宋本與今本同蓋皆誤

疆國篇荀卿子說齊相曰千里按盧學士校語云此七

字元本無從宋本補宋錢佃本卷末云監本有七字

宋呂夏卿本有疑楊注所見與監本不同或不止少

七字亦王伯厚所說監本未必是之類也

正論篇荒服者終王千里按終字疑不當有觀上文四

句祭祀享貢不言日月時歲知此句王不言終明甚

涉下終王之屬也及楊注而衍

禮論篇萬物變而不亂千里按物字而字疑不當有大

戴禮禮三本篇無此二字可以為證

樂論篇君子明樂乃其德也千里按德字疑當作人與

上下韻此篇楊注宋本與今本同蓋皆誤

解蔽篇畢畢廣廣千里按廣廣疑當有誤與上文恢恢

廣廣重出二字以楊注畢讀為皞例之則此句廣讀

為曠也又下文孰知其形千里按形字不入韻疑

當作則

正名篇易使則公千里按公疑當作功荀子屢言功可

以為證下文則其迹長矣迹長功成治之極也承此

功言之不作公明甚宋本與今本同蓋皆誤

又志輕理而不重物者無之有也千里按不下疑當有

外字下文外重物而不內憂者無之有也行離理而

不外危者無之有也外危而不內恐者無之有也一

氣承接外重物與外危二句為同例也

性惡篇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千里按而疑

當作之人疑當作天與下文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

在人者謂之偽為對文也上文凡性者天之就也不

可學不可事亦其明證

成相篇慎聖人千里按人字疑當有誤不入韻本篇人

字下文兩見一平傾人天韻一精榮成人韻此上韻

基下韻治災互為歧異非原文耳

又宗其賢良辨其殃孽千里按此句以前後例之應十

一字今存八字疑尚少三字無可補也下文道古賢

應十一字今存七字尚少又下文託於成相以喻

意千里按此句例之應十一字亦疑尚少四字無可

補也本篇之例兩三字句一七字句一十一字句

為一章每章凡四句每句有韻其十一字句或上八

下三或上四下七各見本篇上八下三者如愚以重

愚闇以重闇成為桀之屬是也上四下七者如主誠

聽之天下為一海內賓之屬是也唯下以教悔子弟

上以事祖考又孰楊注孰或為郭公長父之難厲王流于蟲

兩處則上六下五雖變例正可推知其十一字句矣

盧學士校語定上四下七為兩句言五句為一章以

前後例之不合

又五聽脩領楊注五聽折獄之五聽也千里按五聽疑

即上文君論有五約以明也第一章臣下職云云弟

二章守其職云云第三章君法明云云第四章君法

儀云云第五章形稱陳云云下文接以五聽脩領謂

五章為五聽明甚下文又接以聽之經謂聽為五聽

亦明甚本屬一氣相承而楊注別以折獄之五聽解

之非也又於後注耳目既顯吏敬法令莫敢恣始云

此已上論君有五之事也亦非也

大略篇和樂之聲步中武象趨中韶護楊注或曰此和

樂謂在車和鸞之聲步驟之節也千里按疑或說是

也正論篇禮論篇樂皆作鸞可以為證

法行篇公輸不能加於繩楊注繩墨之外亦不能加也

千里按正文繩字下據注疑亦當有墨字宋本同今

本蓋皆誤

又孔子曰君子有三怨千里按盧學士刻本無孔子曰

三字與世德堂刻本合與宋本不合疑非也

荀子補遺

世之南也

三宗與世謝堂本合與宋本不合疑非也

又其子曰孫子曰三宗

本蒸

于里 對五文辨字不辨五辨不辨百墨字宋本同今

去行意公氣不消味及

也五節氣氣節氣樂省

